清初东南诗坛领袖查慎行与常山

毕建国

查慎行(1650 -1727),初名嗣琏,康熙二十八年(1689)末改名慎行,字悔余,晚年居于初白庵,故又称查初白。杭州府海宁花溪(今嘉兴海宁市)人,清代诗人、文学家。

查慎行年少聪颖,声名早著。早年受教于黄宗羲,得陆嘉淑赏识、朱彝尊提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中举,康熙四十二年(1703)赐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供职于南书房。康熙五十二年(1713),乞休归里,筑初白庵以居,潜心著述。雍正四年(1726),受弟查嗣庭牵连被逮入京,次年放归,不到两个月即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查慎行是诗坛"清初六家"之一,继朱彝尊之后被尊为东南诗坛领袖。对清初诗坛宗宋派有重要影响,为中流砥柱、集大成者,是现代著名诗人穆旦(查良铮)和当代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查良镛)的先祖。在诗歌创作、诗歌艺术研究和诗学理论研究均有建树,生平诗作不下万首,堪称多产诗人。其诗兼采唐宋而以宋为长,于宋诗师法苏轼,整体肯定黄庭坚、陆游。诗风清新隽永。艺术上以白描著称,对后来袁枚及性灵派影响甚巨,主要作品有《敬业堂诗集》《查初白诗评十二种》等。查慎行的一生,真正走进常山的次数很少,却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常山留下了诸多文化瑰宝。

随师南游到常山

查慎行参与科举可谓"命途多舛""屡败屡战"。康熙三十五年(1696)十月,他同参加会试的长子查克建一同入都。次年二月底,他离京南归,在保定得知儿子查克建中进士时,即兴创作口占,而此时他自己仍然只是举人。夏,难掩儿子及第的喜悦,他在家乡老屋的原址上修建得树楼,竣工后一气作诗九首。六月,查克建北上赴殿试,他作《儿建赴殿试北上诗以示之》予以激励。康熙三十七年(1698)春,他往返嘉兴、湖州两地两个月,三月后回家。四月,应邀与师长朱彝尊(1629-1709)同游闽南,乘舟经过富春江、七里泷、兰溪、常山,入赣后,又经玉山、铅山,至湖口登陆至福建崇安,游武夷山。六月,至福州。七月,至建宁。往返五个月,秋天回家。

查慎行此次随师长朱彝尊来到常山,因朱彝尊致仕前系朝廷命官,故随同会见了当时的常山县令(或临时负责人)。当天晚上,他们住在常山县城。尽管长途跋涉非常劳累,但查慎行依然不忘留下诗作。回想起去年以来,他先是自京城出发,沿运河坐船南归;再是往返嘉兴、湖州两地;然后是这次自杭州上船沿钱塘江逆流而上,沿途总共经过了七十四个县城,水路交替、纡回曲折,倍感艰辛。相比来说,这次在船上还算安稳,虽然日夜兼程,在船上度过了七天、六个夜晚,但感觉"一眨眼"就来到了常山。想到这些,他拿出笔墨,自然而然地写下了《江行六言杂诗(之一)》:"长亭七十有四,川路萦纡倍艰。安稳烟波六宿,卸帆已到常山。"

常玉道上勤吟咏

第二天上午,他们一行启程不久,突然满天大雾,只得慢慢行进。午饭间,查慎行即依据路上所见写下了《早发常山大雾》:"苦雾忽吞天,去城不数武。如行襄城野,七圣迷所处。初日渐渐高,寒光翳复吐。窅然坠醉梦,既觉乃停午。前瞻怀玉峰,峰峰垂自缕。西江行在望,未济恐多阻。"这天晚上,他们住在草萍驿,晚饭后朱老作诗《常山山行》:"常山玉山相去百里许,山行十人九商贾。肩舆步担走不休,四月温风汗如雨。劝客何不安坐湖口船,船容万斛稳昼眠。答云此间甘亦乐,且免关吏横索钱。"查慎行与朱老长孙桂孙陪在一旁。陪朱老共赏一番后,查慎行回到自己房间,面对眼前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就曾随朱老经常山、玉山、南昌至赣州的一箱子书,又联想起自己这些年参加乡试、会试的不顺,往事历历,自感可笑可悲,便承接昨日诗稿,提笔写下了《江行六言杂诗(之二)》:"一笈曾陪朱老,浙西吟过江西。谁怜磨牛陈迹,自笑飞鸿雪泥。"

次日上午刚启程,查慎行又开始了诗作酝酿,并于中午写成了《发常山早雨午晴二首》,一曰:"七日江程上水难,肩舆差比布帆安。朝来更觉山行好,小雨才过路便干。"二曰:"菜畦麦陇黄兼绿,李径桃蹊白间红。着色春光谁画得,常山西畔玉山东。"之后,查慎行在此行中还作有两首与常山相关的诗,一首是《雨后发常山将抵玉山县途中复遇大雨》:"政条留邑乘,归榇阻秦云。出拜多襁褓,儿啼讵忍闻。"另一首是《前过常山玉山今过醴陵萍乡四县令同以一事去官偶纪之》:"朝廷惜民力,大事给邮符。朱邸徵求急,皇华道里纡。上官曾有檄,小吏似无辜。获罪由腰笏,冤哉何易于。"

《苏诗补注》助解读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三月,苏轼与常山王介长子沇之在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相遇,作有《王中父哀词(并叙)》(见苏轼《东坡全集》卷14),叙文曰:"仁宗朝以制策登科者十五人,轼忝冒时,尚有富彦国、张安道、钱子飞、吴长文、夏公酉、陈令举、钱醇老、王中父并轼与家弟辙,九人存焉。其后十有五年,哭中父于密州,作诗吊之,则子飞、长文、令举殁矣。又八年,轼自黄州量移汝海,与中父之子沇之相遇于京口,相持而泣,则十五人者独三人存耳,盖安道及轼与家弟而已。呜呼,悲夫!乃复次前韵以遗沇之,时沇之亦以辠谪家于钱塘云。"诗为:"生刍不独比前人,束稿端能废谢鲲。子达想无身后念,吾衰不复梦中论。已知毅豹为均死,未识荆凡定孰存。堪笑东坡痴钝老,区区犹记刻舟痕。"

对于此诗(并叙),南宋著名诗人王十朋、刻书家施元之等均有相关注释,但多少有不当与偏漏之处。因此,查慎行对其进行了精准补注(见查慎行沥尽三十年心血于康熙四十一年仲春完成的《苏诗补注》卷24),注曰:"九人:富弼字彦国,张方平字安道,钱明逸字子飞,夏噩字公酉,陈舜俞字令举,钱藻字醇老,吴奎字长文,王介字中父,合先生兄弟共十人,序中'九'字讹当作'十'。"又注"沇之辠谪":"沇之字彦鲁,少从王介甫学。彦鲁之得罪,因太学生虞蕃上书,付御史舒亶、何正臣治其狱,踰年方决,追逮徧四方。彦鲁时在国子直讲、颍州团练推官,坐受太学生章公弼请嘱补上舍,不以实,除名,故云'束稿端能废谢鲲'。先生作中父挽词,有'他时京口寻遗迹,宿草犹应有泪痕'之句,则中父盖葬于润州,而与其子复相遇于此也。"此注有助于读者尤其是常山王介后人准确理解苏东坡诗文的真实内涵。

我的国文老师

陈修杭

民国33年(1944)春,我考上常山县立简易师范学校,遇上一位教国文课的老先生,他对我的那份无私帮助,使我没齿不忘。

先生姓袁名素字素斋(1885—1951),年轻时才学出众,16岁考中秀才。废除科举后,毕业于浙江省两级师范学校,曾任浙江省教育厅干事、常山县劝学所所长、湖北省航政局科长,后弃政从教,先后任兰溪县高等小学教师、汉口女子师范学校教师。民国31年(1942),任常山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国文教师。

袁先生上国文课,课堂秩序井然,犹如大剧场观众等待名角出场时的那样"鸦雀无声"。当先生讲解一篇课文时,不论是古文或者白话文,一丝不苟地朗读一番,好像演员在背台词那样,轻重缓急,抑扬顿挫,有板有眼,有腔有调,有气势又有情感,我们听了以后,毋须咬文嚼字,已经领会课文意义的一半了。尤其是古诗,吟唱起来摇头晃脑,起承转合,平平仄仄仄仄平,煞有韵味。

袁先生的"批改作文"确实与众不同:一般常见的批语"文字流畅""表达尚可"等套语,则一概不用。他认为累赘败笔之处,应该毫不留情的"勾"掉,少则一句两句的"勾",多则一行两行的"删",废话连篇文不达意的则一页一页的的"砍"了。有的时候,我自己认为得意的"妙语""佳句",也被先生的大红笔"毙掉",不足1000字的文章能够留下300字,可以算得"上乘"佳作,心中委实不是滋味。先生知道我的纠结对我解释道:所勾之处正是虚泡囊肿的地方,好好细心体会,才能有所长进。

先生博览群书,尤以历史、文学知识研究较深。一天课后,师生们闲集于文昌阁,评论匾额题文"班马文采"。一位留学法国的教师信口开河:"斑马者,美兽也,此乃形容文章高雅之意。"说罢扬长而去。众学生听后茫然不解。先生感慨地说:"这难道是斑马的斑字吗?匾文是赞扬班固、司马迁的文采高洁,光照千秋之意。怎能望文生义,信口开河呢?"继而又语重心长地对众学生说:"学无止境,望你们好自为之……"先生常以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民族英雄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前人勤奋苦读的事例来激励学生。讲授《正气歌》时,列举古典,深入浅出,启迪有方,曾谆谆教诲学生说:"我们都应该以文天祥的浩然正气来勉励自己。"

先生居住在常山县城仁寿巷,素有"积善行德"盛名,邻里之间谁有了急难,先生当即慷慨解囊,妥善处之。战乱中一个与家人失散的孤儿流落街头,先生毅然收留下来,一直扶养他成人。在学校,先生享有"爱生如子"的誉称,江山籍同学徐财根家境贫寒,衣着破旧,先生经常相赠财物,帮肋解决。

先生对我的帮助更是不胜枚举:那年隆冬气温骤降教室内寒气逼人,我身无棉衣,上课时不免有些蜷缩,先生见了,眼神略感不安,也不言语。几天后,先生叫人送来一套灰色新棉衣棉裤,穿上去顿时全身暖烘烘的,暖人心房中我体验到袁老师爱生如子的内涵。这一年让我顺利地度过了"严冬"关。可是,1946年春,家中发生重大变故,将要面临失学威胁,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我走进先生家门准备与先生"辞别",先生见我如此窘状,说了一些安慰之类的话。后来先生居然出了一个简单"对子"要我回答,我莫名其妙。到了这个时候哪有"闲情逸致",但师命难违,只得喏喏。先生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我顿时眼睛一亮,急问先生"柳暗花明"在何村?此时先生因"办事公正"已被任命为常山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校长。他知道我坎坷的读书经历,为了不让我再次失学,先生准备安排我在校半工半读,当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声感谢,先生啊,感谢先生帮助我度过"失学关"。

《常山县志·袁素传》对先生爱生如子作了如下记载:"有常山籍学生陈某,因家贫无力继续上学。袁视其成绩优异,慷慨供膳,并邀其至家中与己同桌进餐,情同父子,长达二年,直到他简师毕业。"其实,这个陈某就是我目己,回忆我与袁先生情同父子的同桌共餐情景,历历在目:起初,我在德高望重的袁老师面前,行动举止总是忐忑不安,很是拘束。我上了桌低头慌忙"扒"饭,对桌上的"佳肴"一点不敢"正视"。先生察觉后,有时夹一些鱼肉之类的塞进我的碗里,有时干脆把整碗佳肴推在我面前,频频"示意",催促下筷,一段时间以后,我也感到师恩难违,居然也敢在"佳肴"中下筷,先生见了,才露出慈父般的微笑。这瞬间的笑容蕴藏了凝重的绵密的父爱。

转眼间我已是鲐背之年的老人了,但一种很深的记忆、一种很长的思念,让我一辈子难以忘怀,我的国文老师一一袁素先生,他既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而且是不断地给养和呵护我、为我挡风避雨的慈父。父爱如山啊!父亲!